

唐吉诃德
作者 塞万提斯

第二十五章 英勇的骑士在莫雷纳山遇到的怪事，以及他仿效贝尔特内夫罗斯的苦修行

唐吉诃德告别牧羊人，又骑上罗西南多，让桑乔跟着他。桑乔很不情愿地跟着他走了。两人渐渐来到了山上的最崎岖之处。桑乔很想同主人聊聊天，但又想让主人先开口，这样就不会违反唐吉诃德的命令了。最后他实在忍不住了，说：“唐吉诃德大人，请您行行好，开开恩。现在我想回家去，找我的老婆孩子。我同他们至少还可以随心所欲地说说话。您让我跟您日夜兼程，在荒郊野岭奔走，想跟您说话的时候还不能说，这简直是活埋我。如果命运让动物能说话，就像吉索①那时候一样，那还好点儿，至少我想说话的时候还可以同我的驴说说话，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时，心里也好受些。可是整天到处征险，得到的却是挨脚踢，让人用被单扔，还有石头砸，拳头打，除此之外还得闭上嘴，心里有话不敢说，像个哑巴似的，这真让人受不了。”

①桑乔此处想说的是著名寓言家伊索。

“我明白了，桑乔，”唐吉诃德说，“你受不了啦，想让我解除对你嘴巴的禁令。现在禁令解除了，你想说什么就说吧。不过有个条件，这次解除禁令只限于我们在这座山上行走的时候。”

“既然这样，”桑乔说，“我现在就开始说话了，以后的事谁知道会怎么样呢。一开始享受这项特许，我就要说，您何必那么偏袒那个马吉马萨①或者随便叫什么名字的女王呢？还有，您管那个阿瓦特是不是她的情人呢。您又不是法官。如果您不理他，我相信这个疯子会把他的故事讲下去，咱们也不会挨石头打，挨脚踢，再饶上那至少六巴掌。”

①桑乔在这里把马达西马错说成马吉马萨，在下一句把埃利萨瓦特错说成阿瓦特了。

“桑乔，”唐吉诃德说，“你要是像我一样知道马达西马女王是位多么高贵的夫人，你就会说我多有耐

心了，因为我没把他那张胡说八道的嘴打烂。别说用嘴讲，仅仅想到一位女王竟会同一个医生姘居，就是一种极大的亵渎。事实上，疯子说的那个埃利萨瓦特大夫很规矩，是个好谋士。他是女王的教师和大夫。可要是把女王当成他的情人，那纯粹是捕风捉影，理当受到严惩。你应该注意到，连卡德尼奥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他说这话的时候，神经并不正常。”

“我也这么说，”桑乔说，“所以，没有必要去理会一个疯子的话。还算您走运，要是石头没打在您胸上，而是打在您脑袋上，咱们可就为维护女王的名誉受罪了，那真是老天瞎了眼。至于那个疯子，还是让他疯吧！”

“不论是在正常人还是在疯子面前，游侠骑士都有义务维护女人的声誉，不管是谁，更何况是像马达西马这样尊贵的女王呢。我对马达西马女王的高尚品质有着特别的好感，不仅因为她漂亮，还因为她品行端正，饱经磨难，她受过很多苦。埃利萨瓦特医生的教诲和陪伴对她很有益处，减轻了她的痛苦，她才得以耐

心谨慎地度过难关。那个无知的乡巴佬别有用心地利用这点，不仅猜疑而且传说她是大夫的情妇，真是无稽之谈。我再说一遍，即使他们再重复两百遍，他们想的和说的也还是无稽之谈。”

“我不这么说，也不这么想。”桑乔说，“他们做他们的事，大家‘各扫自家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他们是不是情人，只有上帝明白，‘我走我路全不知’。我不喜欢打听别人的生活。‘拿了东西不认帐，钱包里面最有数’。‘我来世至今赤条条，不亏也不赚’，天塌地陷与我何干？‘以为有便宜占，结果扑个空’。‘别人的嘴谁能管，上帝还被瞎扯谈’呢！”

“上帝保佑，”唐吉诃德说，“你哪儿来的这堆胡话，桑乔！你讲这堆俏皮话跟咱们说的事情有什么关系？我的天哪！桑乔，你住嘴吧。从现在起，你管好你自己的事，与咱们无关的事你不要做。你听清楚，我过去、现在和将来做的事都自有它的道理，完全符合骑士规则。在这方面，我比世界上所有游侠骑士了解得还清楚。”

“大人，”桑乔说，“咱们在这既没有道也没有路的山上漫无目的地走，寻找一个疯子，也是骑士规则的规定吗？咱们就是找到了疯子，说不定他还要结束他没有完成的事情呢，那倒不是讲故事，而是把您的脑袋和我的肋骨全部打烂！”

“住嘴，我再跟你说一遍，桑乔。”唐吉诃德说，“我告诉你，我到这儿来不仅是要找到那个疯子，而且还要在这儿做番事业，以求在整个大地上留名千古，留芳百世。我要以此完成使游侠骑士一举成名的全部事情。”

“那番事业很危险吗？”桑乔问。

“不，”唐吉诃德一副猥獐的样子回答，“我们掷骰子时如果没有彩头，掷了坏点，倒有可能走运。不过，这全都看你机灵不机灵了。”

“看我机灵不机灵？”桑乔问。

“对，”唐吉诃德说，“如果你马上回到我派你去的那个地方，我的苦难马上就会结束，我的荣耀马上也就开始了。别这么傻等着听我说，这不合适。我想告诉你，桑乔，著名的高卢的阿马迪斯是世界上一位最优

秀的游侠骑士。我说他是‘一位’不准确，他在那个时代是世界上仅有的、空前绝后的真正骑士。唐贝利亚尼斯和其他所有那些自称可以在某方面与他相提并论的人都纯粹是胡说八道，而且自欺欺人，我发誓是这样。我还要说，一个画家如果想在艺术上出名，就得尽力临摹他所知道的几位独到画家的原作。这个规律适用于所有可以为国争光的重要职业。谁要想得到谨言慎行、忍辱负重的名声，就应该和必须这样做，就得学习尤利西斯①。荷马通过介绍他和事，已经为我们勾画出了一个活生生的谨言慎行、忍辱负重的形象。维吉尔也通过埃涅阿斯②的形象描述了一个可怜孩子的坚毅和一位勇敢机智的领袖的精明。他们并没有按照这些人的本来面貌描述这些人，而是把这些人写成他们应该成为的那种样子，以供后人学习。

①尤利西斯是罗马神话中的称呼，在希腊神话中称为奥德修斯，以勇敢、机智和狡猾闻名。

②维吉尔著名史诗《埃涅阿斯纪》中的王子，曾与

迦太基女王狄多有过爱情。

“阿马迪斯同时也是勇敢多情的骑士们的北斗星、启明星或太阳。我们所有集合在爱情和骑士大旗之下的人都应该学习他。既然如此，桑乔朋友，我作为游侠骑士，当然越是仿效他，就越接近于一个完美的骑士。有一件事特别表现了这位骑士的谨慎、刚毅、勇气、忍耐、坚定和爱情，那就是他受到奥里亚娜夫人冷淡后，到‘卑岩’去苦苦修行，把自己的名字改成贝尔特内夫罗斯。这个名字意味深长，很适合他自己选择的这种生活。对于我来说，在这方面仿效他，就比仿效劈杀巨人、斩断蛇头、杀戮怪物、打败军队、破除魔法要容易得多了。在这个地方做这些事情可是再也合适不过了。

天赐良机，我没有必要放弃这个机会。”

“可是，”桑乔说，“您到底要在偏僻的地方干什么？”

“我不是对你说过了嘛，”唐吉诃德说，“我要仿效阿马迪斯，在这里扮成一个绝望、愚蠢、疯狂的人。

同时，我还要模仿英勇的罗尔丹。罗尔丹在泉边发现了美女安杰丽嘉和梅多罗干丑事的迹象，难过得气疯了。他拔出大树，搅浑了清泉，杀死牧人，毁坏畜群，焚烧茅草房，推倒房屋，拖走母马，还做了其他不计其数的狂暴之事，值得大书特书，载入史册。罗尔丹或奥兰多或罗托兰多，这三个名字都是他一个人，我并不要对他所做、所说、所想的全部疯狂之举逐一仿效，只想大体把我认为是最关键的东西模仿下来。其实，只要模仿阿马迪斯就足以让我满意了。他不进行疯狂的破坏，只是伤感地哭泣，也像其他做了很多破坏之事的人一样获得了名望。”

桑乔说：“我觉得这类骑士都是受了刺激，另有原因才去办傻事、苦修行的。可您为什么要变疯呢？哪位夫人鄙夷您了？您又发现了什么迹象，让您觉得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夫人同摩尔人或基督教徒做了什么对不起您的事？”

“这就是关键所在，”唐吉诃德说，“也是我这么做的绝妙之处。一个游侠骑士确有缘故地变疯就没意思

了，关键就在于要无缘无故地发疯。我的贵夫人要是知道我为疯而疯，会怎么样呢？况且，我离开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夫人已经很长时间了，这就是充足的理由。就像你以前听到的那个牧羊人安布罗西奥，没有同情人在一起，他就疾病缠身，忧心忡忡。所以，桑乔朋友，你不必费时间劝阻我进行这次罕见的幸福的仿效了。我是疯子，一直疯到托你送封信给我的杜尔西内亚夫人，并且等你带来她的回信时为止。如果她对我依然忠诚，我的疯癫和修行就会结束。否则，我就真疯了。即使疯了，我也毫无怨言。你拿来回信时，我如果没疯，就会结束这场折磨，为你给我带来的佳音而高兴。我如果疯了，也不会为你带来的坏消息而痛苦。不过，你告诉我，桑乔，你还保留着曼布里诺的那个头盔吧？我看见你把它捡起来了。那个忘恩负义的家伙想把它摔碎，可是没能摔碎。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你的细心。”

桑乔回答说：

“我的上帝哟！猥獭骑士大人，您说的一些东西我实在受不了。一提到这些，我就想起您说的所有关于骑

士的事情，什么得到王国或帝国，什么按照游侠骑士的习惯给予岛屿或其它恩赐，全都是空话谎话，都是胡咒，或是咱们说的胡诌。如果有人听见您把理发师的铜盆说成是曼布里诺的头盔，而且很多天不认错，会怎么想呢？准得说讲这话的人脑子有毛病。铜盆就放在口袋里，全瘪了。要是上帝保佑，能让我见到老婆孩子，我就把它带回家去修理一下，刮胡子用。”

“你看，桑乔，”唐吉诃德说，“就像你以前发誓一样，我也发誓，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你都是世界上最没有头脑的侍从！怎么，你跟我在一起这么长时间，难道就没有发现，游侠骑士的所有事情都像是幻境、蠢事、抽疯，都是不顺当的吗？其实不是这样，只是有一帮魔法师在咱们周围，把咱们所有的东西都变了，然后再根据他们是帮助咱们还是给咱们捣乱的意图任意变回。所以，你认为是理发师铜盆的那个东西，在我看来就是曼布里诺的头盔。在别人眼里，它是别的东西。那是魔法师特别照顾我，让大家都认为那是铜盆，其实是地地道道的曼布里诺头盔。原因就在于：如果大家都知道那

是非常珍贵的东西，一定会追着我想夺走它；可如果看到它只不过是理发师的铜盆，就不会去抢它了。那个人想把它摔碎，又把它丢在地上，这就是明证。如果那个人认出它来，绝对不会放过它。你留着它吧，朋友，我现在还不需要它。而且我还得脱去这身甲冑，像出生时那样赤条条的，假如我想模仿罗尔丹，而不是学阿马迪斯的样子修行的话。”

说着话，他们来到一座高山脚下，那座山陡得简直像一块巨石的断面，四面环山，唯它孤峰独立。山坡上，一条小溪蜿蜒流淌，萦绕着一块绿色草地。草地上野树成林，又有花草点衬，十分幽静。猥獭骑士选择了这个地方修行。他一见此景就像真疯了似的高声喊道：

“天啊，我就选择这块地方为你给我带来的不幸哭泣。在这里，我的泪滴将涨满这小溪里的流水，我的不断的深沉叹息将时时摇曳这些野树的树叶，以显示我心灵饱受煎熬的痛苦。哦，在这杳无人烟的地方栖身的山神呀，你们听听这位不幸情人的哀叹吧。他与情人别离多时，猜忌使他来到这陡峻之地，为那背信弃义

的绝世佳丽仰天唏嘘。噢，森林女神们，轻浮淫荡的森林男神对你们的徒劳追求，从来没能扰乱你们的和谐宁静，可现在，请你们为我的不幸而哀叹吧，至少烦劳你们听听我的不幸吧。噢，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你是我黑夜中的白昼，你是我苦难中的欢欣，你是我引路的北斗星，你是我命运的主宰。求老天保佑你称心如意。你看看吧，没有你，我就落到了这种地步，但愿你不要辜负我对你的一片忠诚。形影相吊的大树啊，请你从现在起陪伴着孤独的我吧。请你轻轻地摆动树枝，表示你不厌弃我在此地吧。噢，还有你，我可爱的侍从，休戚与共的伙伴，请你记住你在这里看到的一切，告诉她吧，这一切都是为了她！”

说完唐吉诃德翻身下马，给马摘下嚼子，卸下马鞍，在马的臀部拍了一巴掌，说：

“失去了自由的人现在给你自由，我的战绩卓著却又命运不济的马！你随意去吧，你的脑门上已经刻写着：无论是阿斯托尔福的伊波格里福，还是布拉达曼特付出巨大代价才得到的弗龙蒂诺，都不如你迅捷。”

桑乔见状说：

“多谢有人把咱们从为灰驴卸鞍的活计里解脱出来，也用不着再拍它几下，给它点吃的来表扬它了。不过，假如灰驴还在这儿，我不会允许任何人为它卸鞍，不为什么。它就像我这个主人一样，没有热恋和失望。上帝喜欢它。说实话，猥獭骑士大人，如果当真我要走，您真要疯，最好还是给罗西南多再备好鞍，让它代替我那头驴，这样我往返可以节省不少时间。如果我走着去，走着回，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反正一句话，我走得慢。”

“我说桑乔，”唐吉诃德说，“随便你，我觉得你的主意不错。不过，你过三天再走吧。我想让你看看我为她所做所说的，以便你告诉她。”

“还有什么好看的，”桑乔说，“我不是都看见了
吗？”

“你说得倒好！”唐吉诃德说，“现在还差把衣服撕碎，把盔甲乱扔，把脑袋往石头上撞，以及其他一些事情，让你开开眼呢。”

“上帝保佑，”桑乔说，“您看，这样的石头怎么能用脑袋去撞呢？石头这么硬，只要撞一下，整个修行计划就算完了。依我看，您要是觉得有必要撞，在这儿修行不撞不行，那就假装撞几下，开开心，就行了。往水里，或者什么软东西，例如棉花上撞撞就行了。这事您就交给我吧。我去跟您的夫人说，您撞的是块比金刚石还硬的尖石头。”

“我感谢你的好意，桑乔朋友，”唐吉诃德说，“不过我想你该知道，我做的这些事情不是开玩笑，是真的，否则就违反了骑士规则。骑士规则让我们不要撒谎，撒谎就得受到严惩，而以一件事代替另一件事就等于撒谎。所以，我用头撞石头必须是真的，实实在在的，不折不扣的，不能耍一点滑头，装模作样。你倒是有必要给我留下点儿纱布包伤口，因为咱们倒了霉把圣水丢了。”

“最糟糕的就是丢了驴，”桑乔说，“旧纱布和所有东西也跟着丢了。我求您别再提那该诅咒的圣水了。我一听说它就浑身都难受，胃尤其不舒服。我还求求您

，您原来让我等三天，看您抽疯。现在您就当三天已经过去了，那些事情我都看到了，该做的也都做了。我会在夫人面前夸奖您的。您赶紧写好信给我吧，我想早点儿回来，让您从这个受罪的地方解脱出来。”

“你说是受罪地方，桑乔？”唐吉诃德说，“你还不如说这儿是地狱呢。若是有一不如地狱的地方，你还会说这儿不如地狱呢。”

“我听说，‘进了地狱，赎罪晚矣’。”桑乔说。

“我不明白什么是赎罪。”唐吉诃德说。

“赎罪就是说，进了地狱的人永远不出来了，也出不来了。您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我腿脚不好，如果骑着罗西南多快马加鞭，很快就会赶到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夫人那儿，把您在这儿已经做和正在做的疯事傻事糊涂事，反正都是一回事，告诉她。她就是硬得像棵树，我也得叫她心肠软下来。拿到温情甜蜜的回信，我马上就回来，让您从这个像是地狱又不是地狱的受苦地方解脱出来。现在您还有希望出来。我说过，地狱里的人是没希望出来了。我觉得您对此也不会不同意吧

。”

“那倒是，”唐吉诃德说，“可现在咱们拿什么写信呢？”

“还要写取驴的条子。”桑乔补充道。

“都得写。”唐吉诃德说，“既然没有纸，咱们完全可以像古人一样，写在树叶或蜡板上。然而，这些东西现在也像纸一样难找。不过我倒想起来，最好，而且是再好不过的，就是写在卡德尼奥的笔记本上。你记着无论到什么地方，只要一碰到学校的老师，就请他帮忙抄到纸上。如果碰不到教师，随便哪一位教堂司事都可以帮忙。不过，不要让书记员抄，他们总连写，连鬼都认不出来。”

“那签名怎么办呢？”桑乔问。

“阿马迪斯的信从来不签名。”唐吉诃德说。

“好吧，”桑乔说，“不过，取驴的条子一定得签。如果那是抄写的，别人就会说签名是假的，我就得不到驴了。”

“条子也写在笔记本上，我签名。我的外甥女看到